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琴台客聚 彥火

探索的勇氣

張潔闖蕩生活和探索藝術的勇氣，使她成為一個「先行的孤獨者」。

她會以第一隻用雙腳站起來走路的猴子，作自我的況喻，因為在其他猴子看來，這是離經叛道的做法。

正因為她比一些人想得多一些、看得遠一些，所以也比一些人走得快一些。這表現在她較早寫的《愛，是不能忘記的》和較後寫的《方舟》，她不僅接觸長期禁閉的題材，而且敢於再進一步，拚力推開那一道厚厚重重的塵封的大門，使人們驚異於那第一次在陽光下展現的事物。

正如她在《揀麥穗》裏所揭示的那個黃毛丫頭與賣灶糖老漢的關係，就有「忘年之交」的味兒，這是30年來第一次打破的禁區，而她在《場》、《沉重的翅膀》中勇於戳破現實的偽裝，則具有一種「殉道者」的精神。

對一個不甘於平庸的人，羅曼．羅蘭認為「人生是艱苦的」，是在「孤寂與靜寂中展開的鬥爭」。

人所以優勝於動物，是因人是唯一會創造事物的動物，在創造的過程中，意志的比重是重要的，開路先鋒是屬於具有奮鬥意志的人，張潔無疑是其中的一個。

她在《耕耘播種的人們》文章中指出：「有時我也會偶然地生出無限的感慨，假如我不讀那些書，我的生活也許會輕鬆一些？我何必苦苦地嚮往比現實生活更高的東西呢？但是細想起來，我並不覺得後悔，人類不正是這樣才得以前進的嗎？」

這是張潔的自白，也是一位探索者的心聲。

有一次我問她，有人說你是痛苦的理想主義者，你自己對這一講法有什麼想法？

張潔答道：「也許有一點。我喜歡把事情理想化，我對人特別赤誠，但往往失望。我有個很好的女朋友，我很喜歡她的氣質，她結婚以後，有一年到我那裏去，有一樣事令我大失所望，她談她那個丈夫時很沾沾自喜，她丈夫是個小官，說什麼很多人都到他們家去求他們等等，我覺得她已經不是從前那個『她』了。也許我做人比較苛刻。」

張潔最後自嘲地說：「我這個人有個特點，失望之後，還很固執，我想我的人生意義就是如此吧。」

（孤獨的先行者——張潔，之七）

◆白玉蘭樹下的張潔！ 作者供圖

桃弦雅音 姚珏

慢生活

春天賞花，不少朋友都懷念過去到日本賞櫻的時光。日本是全球出名的快節奏、高壓力的地方，但每年一度的春季賞櫻卻成為全日本放慢節奏、家庭團聚呼朋引伴的傳統活動，反映的還是人性中釋放內心、追求自由的慢生活理念。而櫻花的花語也有生命、幸福、高尚和希望的意思，這也恰恰是慢生活所要思考的更深的人生問題。

慢生活的概念，又稱慢活，英語是Downshifting，最早從慢食運動發展而來，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，在英美等國家逐步流行為一種新的簡單生活方式。這種方式倡導人們擺脫對物質瘋狂的迷戀，重過簡單的生活，並減少「壓力、加班，和可能伴隨着它的心理代價」，強調在日常生活中尋找工作與生活的平衡。

很顯然，要做到慢生活首先就是要學會做減法，能夠學會捨棄、學會舉重若輕。慢生活絕對不是懶惰、躺平，也不是拖延時間，而是在生活中找到平衡，以一種更加健康、更加有效率的狀態迎接未來。所以慢生活更是一種健康的心態、一種積極的奮鬥，通過放慢節奏，而分清生活中的輕重緩急，在更高的人生視野中，去調整狀態，擇機而動，提升新的人生境界。

所以慢生活這裏的「慢」，並非速度上的絕對慢，而是一種自然輕鬆的境界，尋求順應自然，張弛有度，從容應對。從這點來說，中國傳統文化早已有慢生活的理念。中國武俠小說中講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」，但來源於《周易》的太極功夫講的卻是以靜御動，陰陽相濟，這裏講的慢就是一種動靜的境界。東晉文學家陶淵明在《飲酒》詩中描繪的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展現了中國式慢生活的至高境界，人與自然和平相處，生活簡單幸福，但心懷遠方志在千里。陶淵明筆下的《桃花源記》天下聞名，桃花源也代表對安寧和樂、自由平等理想的追求。

因此在我看來，慢生活自古有之，恰恰體現了一種更積極的人生態度，人生只有學會慢下來，才能更有效率地快起來。我覺得一個人在一個階段裏面，一定要沉澱以後、學習以後，有更多的知識和覺悟以後，你後面走的路才會更快、更有效果；如果一個人沒有底蘊，就不可能有快速的前進。通過放慢節奏、不斷學習和積累，也幫助我們更深入地去思考生命的價值、幸福的源頭。當一個人從內心找到慢生活的訣竅，人生就會愈來愈快樂，也能夠不斷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。

當前，我們面臨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，因此慢生活的理念變得更加有現實意義。疫情下，我們的生活不得不放慢節奏，有時候甚至要按下暫停鍵，但是人生的快樂，取決於我們能否抱持一個積極的心態，去適應和調配這種「慢生活」。我們仍然可以在疫情下提升學習、創新工作，仍然可以關愛家人、協助朋友，仍然可以精緻生活、健康身心。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真正沉靜下來、學習充電，思考人生和未來，能夠敢於面對周遭的變化和挑戰，也能夠常懷希望，迎接明天更好的自己。

水過留痕 少爺兵

有所得是我幸也

TVB跟內地某電視台合製的音樂節目《聲生不息》，引起內地及香港觀眾歌迷們熱議，幕後製作人表示電視台之間的合作，屢見不鮮，但在香港現今社會的風氣，戴着有色眼鏡或腦袋裏有顏色的廢料者，就會猛烈胡言亂語去肆意抹黑節目，充當網上鍵盤「打手」，負責「雞蛋內裏挑骨頭」，甚至是無中生有，總之是「將你有咁衰講咁衰」，不讓人家「好過」。

有份參與該節目演出的香港歌手，強烈要求筆者不要報道出他們的名字，原因是：「有人對兩地歌手的評價既不客觀又刻意顛倒是非黑白，目的是『搞亂檔攤』，說老實的，我們對內地樂壇唱將前輩們或新秀歌手是衷心的欣賞，他們唱功了得各有風格，音樂歌曲的曲調包羅萬有，更甚者不少平民百姓都擁有唱跳天賦，比職業歌手毫不遜色，真是『高手在民間』！有歌手前輩曾對我們說：『有所得是我所幸也！』非常切合我們當下的心情；對新人而言多與不同資歷、不同唱腔風格的歌手交流，彼此都有得益，所以要走上演藝人的路上，敢去想敢去做敢去嘗試，事業不就是不斷突圍的過程嗎⁉」

對有歌手不願傳媒刊載他們受訪的名字，資深的香港歌手表示十分理解：「事關今時不同往日了，香港社會的氛圍早已被汽油彈敲響了喪鐘，亦封不住混蛋們嘴裏的歪理，縱使口氣溫柔似水，卻是『夾槍帶棍』的，流氓思維變得畸形膨脹，演藝人的言行有理無理的也會遭人刻意放大。香港及內地樂壇人才輩出，就是一種傳承和延續，TVB近期多了製作綜藝音樂節目，目的也在於此！不管你是幹什麼工作的，一樣要穿衣吃飯，只管好自己，喜歡你的人自然會喜歡你的，絕對絕對要拒絕『我為魚肉，人為刀俎』，不然你的人生就『完』了。」

爽姐私語 林爽兒

女兒急打針

某日兩夫妻一起坐的士，去在港島的家庭醫生那裏打第三針疫苗，的士司機好相與，因為車少人又少，很快到了目的地，下車時我順便問一句的士大哥，問他是否交更，如果稍後打完針能否方便接我們返九龍？對方爽快地答應，說差不多時間打電話給他，看他當時有沒有客，沒客是可以再回來接我們的。

之後我們搞掂再約他，他果然應約，10分鐘之後再上他的車，他才告訴我們根本沒有接其他客人，只在附近等着，他說部車是自己，所以隨時可作安排，然後他又告訴我們此時是很悠閒，生活無憂，過往常出去旅遊，這幾年行不得也，便揸車過日辰，喜歡開便開完全沒有壓力的，不知多自在。

的士大哥又說常常有機會去高尚食肆，什麼1881、什麼新酒店的餐廳，事緣他有個好識享受的女兒，30幾歲不拍拖不結婚，就愛享受人生，司機大哥好自豪，說女兒打政府工，十萬八萬一個月花不完，不知覺得女兒有幾威水。但他忽然提到，指女兒不肯打疫苗，那是他最擔心的問題，更得知女兒身邊的同事朋友三分二都未有接種疫苗，略帶氣憤地罵女兒無腦！

罵歸罵，不肯打疫苗的大有人在，他的公務員女兒只是「冰山一角」。聽那司機大哥複述其女兒朋友群中，那麼多人都沒有打，計算下在香港的比例也真不少。本來我家的女兒在早期也聽信那些無知的朋友，對打疫苗嗤之以鼻，甚至每次回家，入門時給她噴一些消毒劑，她也覺得是多餘，是沒有可能有幫助。直至家人染疫，她才意識到注射疫苗保護自己、保護家人朋友的重要性，才急急去補救，且做得比我們更仔細，幾乎每日出入都自己測試，比誰都緊張。

今番家人雖都曾相繼染疫，但猶幸都是輕症，全部自己在家隔離半個月，都先後痊癒，大家都安心！只是年邁的阿姨卻在這個惡劣的日子辭世，心中仍是難過不捨！

◆疫情下家人健康尤為重要。 作者供圖

百家廊 若荷

清明那東忘憂草

那一天，在新時代藥業接待大廳裏，一首歌引起了我的注意。歌詞凝練、樸實，旋律昂揚，節奏強勁，具有穿透力。有人悄悄告訴我：「知道嗎？這首歌是他的精心之作，凝聚了他的心血。」我轉身，面對的是亭亭密植的樹，無論是南疆的，還是北國的，都在我的眼前浮動清歡。在這裏，我發現了一種草，他們叫它「忘憂草」（見圖）。

如果，這首歌凝聚了他的心血，是他的精心之作，那麼，矗立在我眼前的，這個經過國家多個部委認證的國家重點高新技術企業，不也是他的精心之作？是的，這個他，就是時代楷模趙志全，新時代藥業的領航人。對於中國人來說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，注定是一個時代變遷的開始，只要抓住機會，就能帶來人生的轉折。那時，他還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藥廠職工，畢業於青島化工學院，被分配到郯南製藥廠工作，收入少、前途渺茫，唯一不缺的是他的理想。

1987年，作為臨沂地區首家公開招標承包經營的試點，坐落在山東省郯城縣的郯南製藥廠走進人們的視線。由於經營模式所限，企業發展止步不前，瀕臨倒閉，上級果斷對這個廠進行競標改制，希望能夠讓企業起死回生。他就是報名競標人其中的一個，並且用他的宏遠目標，讓其他競標者黯然失色。

可是，讓一個瀕臨倒閉的廠子運轉起來談何容易。隨着藥廠責任制的實施，各種弊端也隨後顯露出來，趙志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。他瞄準市場，開拓思路，頂着種種壓力進行擴建新廠、新產品研發，在心裏勾畫着這個企業未來的圖畫，躊躇滿志，每當看到一棟棟車間拔地而起、一台台設備安裝到位，他的心裏都湧出一絲甜蜜。正當企業上規模、提效益、促發展的關鍵當口，一場金融危機席捲全國，再次給這個逆水行舟的企業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情，突遇貨款回收不到位，原材料無法購回，現金流斷裂，新廠建設陷入困境，企業再次面臨破產的威脅。

這是一場決定企業生死的考驗。困難面前當懦夫，那不是趙志全的性格，身為企業總指揮的他以沂蒙人特有的堅韌、無畏的精神，冷靜分析，尋找絕境突圍，毅然發起「96決戰」的號令，打響了魯南製藥發展史上的關鍵一仗。

在這看不見硝煙的戰鬥中，不分日夜的苦戰，讓他承受了太多的社會壓力、太重的企業責任，讓他整個人瘦了一圈，身體狀況每況愈下。那時候，他還是滿頭黑髮，隨着一場場戰役的打響、攻克，他的滿頭黑髮漸染霜雪。

翻開企業走過的足跡，我們可以看到如下輝煌的歷史：1990年8月，郯南製藥廠更名為山東魯南製藥廠；1994年3月，改制為魯南製藥股份有限公司；2001年8月，投資建設山東新時代藥業有限公司；2003年12月16日，魯南厚普製藥有限公司註冊成立；2004年4月，成立魯南製藥集團；2005年4月，更名為魯南製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。這一步步發展的鏗鏘腳步，都凝聚着趙志全的心血。

出身貧寒的趙志全，出生於山東費縣一個小山村，童年的他每天面對的是村莊裊裊升起的炊煙，所以對這裏的山山水水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感。他幫村民修路、打井，建起村裏唯一的診所，僅這幾項就惠及附近的村民。他讓村裏的老弱病者到廠區，給他們安排力所能及的勞動，增加收入，青壯年則培訓上崗，按勞取酬，成為企業的主人。隨着企業的發展壯大，他對環保的投入也前所未有地增加，並提出一個響亮的口號：寧願魯南虧，不讓溫河渾。在企業利潤與青山綠水之間，趙志全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後者。其間，他已經查出胸腺癌，一邊承受着疾病的折磨，一邊投資數億元，以高標準設備建造污水處理中心，並在溝壑不平的山腳下建起3座湖：園湖、迎賓湖、月亮湖，湖邊岸樹成行，水鳥嬉戲，整個園區林蔭覆蓋、鳥語花香。

玉帶山下，趙志全為職工建成高標準的游泳館、健身房、運動場。建廠27年來，公司每年都要組織一次廠慶活動。4月，惠風和暢，景和春明。七八千人的運動會上，每年都有一個高大的身影坐在主席台督陣，這個人就是趙志全。在這裏，他不再是指揮作戰的「將軍」，而是與他們一同奔跑在起跑線上的運動健兒。可是誰能想到，眼前那個拿着接力棒奔跑在人生跑道上的身影，為了魯南製藥這支龐大的團隊，正在用自己的生命與時間爭分奪秒。3月，新時代藥業門前的梅花兒已經綻放，粉紅如霞，馨香陣陣，遊人在這裏漫不經心地賞玩。這個公園叫「梅園」，是趙志全親自提議建成的，在這之前，這裏是一片未經開墾的荒地，為了方便職工，更方便當地的群眾，趙志全將企業園區打造成宜居、宜業、宜留之地。

為解決職工住有所居、勞有所獲、閒有所樂、病有所醫，他把溫暖送到職工們的心頭上。當每個職工都有了稱心滿意的「安樂窩」，他卻走了，留下了閃亮在他身上的時代精神與大愛。過度的勞累，超過了身體的極限，再頑強的毅力也難以負荷。玉帶山，面朝母親一樣溫暖包容的溫涼河，咫尺相望的玉帶山頂，安息着這位拯救過一座工廠的英靈。離墓地不遠，是一圍松柏，黑白相間的墓碑前，有員工和朋友們敬獻的花籃和花束，大理石圍就的墓碑上，深嵌着一張黑白的2寸照片，我發現，曾經在各種「戰役」取勝的他，年輕的眼神中竟然有一絲不易察覺的羞澀。我常想，假如他還是藥廠普通一員的話，他的性格應該是有些內向的，他的身體也還應該有着常人所能擁有的健壯。

寒冷的早春，忘憂草仍然開花了，安靜，無瑕。「忘憂草，忘了就好！」他曾經這樣和員工們說：「學會忘記，微笑着面對人生，擁抱現在，才能開始新的生活。」如今魯南製藥的廠區內，隨處可見忘憂草。可在新時代藥業有限公司，這個人的名字，和這個人的事跡，人們又怎麼能忘？「我深深地愛着我們魯南和每一名員工，執着追求着魯南富強的不滅夢幻，多少次風雨兼程，多少個不眠之夜，多少酸甜苦辣，期盼着明天會更好、期盼着魯南會更好、期盼着每一位員工會更好！」

這是趙志全生前給企業和員工的寄語，這凝結着對企業和員工的愛的文字，對前來緬懷他的人們來說，比任何一種豪言壯語都來得有力，比任何一種囑託都意味深長。

路地觀察 湯禎兆

以孩子感覺為先

朋友女兒說出一句發人深省的感想：我會不喜歡爸媽一些東西，但不會不愛你們。為何作為父母，那麼難接受呢？

事緣爸爸帶了哥哥出國去滑雪，經過了很多天後，哥哥說想早點回家。爸爸心碎了，覺得孩子若不是有什麼特別原因，就是因為不想跟自己待久一點，便教訓了他一頓，說出自己為孩子付出那麼多，為何不能坦誠一點？哥哥私下跟媽媽說，因為真是很多天了，他覺得跟爸爸兩人相處很有壓力，但又不想爸爸不開心，於是便亂編一個原因說想早點回家。

媽媽告知我們，爸爸是個很上心的父親，為孩子付出很多時間和金錢，但也對孩子非常嚴厲。正因為覺得自己付出那麼多，而孩子又那樣幸福（相比他的童年），於是會很計較孩子的反應，也會不自覺地灌輸很多自己的價值觀給孩子。大量的說教令兩個孩子有點害怕他，且覺得爸爸很悶，以及給他們很大壓力。

妹妹和媽媽討論這件事時，第一個反應就是：爸爸真的不能接受我們不喜歡他？但其實人人都有不喜歡父母的時候吧！不代表我們不愛他，我們就只有一個爸爸。而對20歲的哥哥來說，這階段的爸爸就是個悶蛋，又計較付出和愛，又只會說教，當然想早點回家見女朋友了。妹妹說，其實覺得爸爸沒有花太多時間了解他們，只看到表面的不服從和不聽話。

父母有時候的確會自我感覺良好，覺得凡事我也是為你着想，但我們其實是否真的為孩子着想？孩子總渴望被了解，有時候父母要做的是放下身段，放下我們高高在上的姿態，結果不會是縱壞，而是互相更了解。尤其要在孩子小時候，好好做好體諒者的角色。

鵬情萬里 趙鵬飛

疫下滬港

新增感染人數連日顯著回落，街坊們顯然都鬆了一口氣，出街買菜吃飯的，一下多了起來。又逢清明前後，漫山遍野的人，掃墓又踏青，看得人隱憂即起，疫情當清未清之際，最是關鍵。這麼早懈怠下來，難免不會再勾起燎原之火，何況每日的感染人數仍以數千計。

香港鬆懈，上海吃緊。上海每日新增無症狀感染者，攀升至過萬宗，頻頻登上熱搜榜。情急之下，先是以黃浦江為界，浦東浦西分成兩批，各封控4天，接着又實行全民核檢。一時間，搶菜成了上海人的標準動作。住在浦東的朋友一直未能搶到菜，感嘆活了40年，第一次吃醬油拌飯、第一次吃豆豉拌飯。朋友自嘲，之前吃菜不夠精細，竟把珍貴的葱頭都丟掉了，早知艱難至此，把那些葱頭種在陽台的花盆，少說飯裏還能有一把葱花。她那個正在長身體的兒子，看着家裏的櫥櫃一日一日空下去，餐餐都吃得小心翼翼，生怕明天就沒有飯吃了。朋友說，還有鄰居一點存貨也無，到處借米借麵，實在狼狽。住在浦西的朋友，慶幸下手快，晒了一張家中冰箱的照片給我，雙開門的龐然大物裏，居然能裝下這麼多的東西：最頂層是西蘭花、花菜、捲心菜、整排的旺菜，中間層是芹菜、白菜、茄子、生菜、雞腿菇，底層是西紅柿、洋葱、各色彩椒；下面的兩個冷凍格子裏，一層是包子、饅頭、水餃，一層是大塊的五花肉、牛肉、排骨。兩側門上的籃筐裏，塞的全是雞蛋。朋友鏡頭一轉，餐桌上又是一堆香蕉、蘋果、蜜瓜、罐頭。一個大上海，兩廂大不同。

上月初的香港，亦是如此。全民禁足檢測的傳言，一度喧囂塵上，超市裏能吃的貨品，瞬間被搶購一空，買不到吃食的焦慮，和總覺得沒有買夠的焦慮，雙向疊加，集體下意識地搶購，超越了對食物本身的需求。一時間菜價飛升，市面上怨聲載道。多虧中央及時出手，水路鐵路貨運齊發，解了燃眉之急。

香港和上海是中國眾多城市當中，最閃耀的一對雙子星。重疫之下，滬港兩地的抗疫方式和成效，自然而然會被拿來作比較。相較於染疫人數和死亡人數，常住人口3倍於香港的上海，明顯要好得多。但是，在內地優秀的抗疫成績單面前，此前一直是模範生的上海，此次也因為奧密克戎（Omicron）傳播速度過快，遭遇了滑鐵盧。好在上海迅速調整抗疫措施，採取全員核酸、啟用方艙醫院這兩大屢試不爽的制勝法寶，在全國各地趕來馳援的38,000多名醫護人員幫助下，快速實現動態清零，經濟社會恢復如常，應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。再看回香港，「小政府大社會」管理模式的弊端，在這次奧密克戎大殺四方的戰役裏，暴露無遺。誠如特首在記者會上所言，社區組織動員能力弱，市民慣於自我為中心配合度低，要做到不漏一戶一人的全民檢測，挑戰太大，內地抗疫屢試不爽的全民檢測，只能暫時擱置，轉而先推行全民快測。不過，全靠民眾自律的快測，成效又得幾何？仍需觀察。

上周日晚班結束了搭巴士回家，隔壁坐着兩個聊天的中年男子，側耳聽了一路。

其中一個男人說，我家6口人，4個中。先是我媽，接着是我、我老婆，最後是我大女。我阿媽症狀不明顯，我和我老婆，發燒咳嗽，樣樣有。小女兒和工人姐姐快測陰性，被我們保護起來，單獨一間。我家3個房間，阿媽住一間，我兩公婆住一間，兩個女兒和工人姐姐住一間，分上下鋪。兩個女沒打針，阿媽打了一針，我和老婆、工人姐姐都打完兩針。一家人中招像接力賽，政府求助電話從沒打通過，靠吃連花清瘟膠囊和必理痛，4個人沒去醫院沒出門，前前後後一個月，總算都轉陰了。還好我大佬一家住附近，吃喝蔬菜藥物，不時給我們送上門來。現在講起來真是……

聽到這裏，我到站下車，後面的故事可惜沒有能聽到。